

中國
歷代

奇書

修身立命 榮枯之作 优游官场 洞悉世情 修身立命 榮枯之作
修身立命 榮枯之作 优游官场 洞悉世情 修身立命 榮枯之作
修身立命 榮枯之作 优游官场 洞悉世情 修身立命 榮枯之作
修身立命 榮枯之作 优游官场 洞悉世情 修身立命 榮枯之作
修身立命 榮枯之作 优游官场 洞悉世情 修身立命 榮枯之作
修身立命 榮枯之作 优游官场 洞悉世情 修身立命 榮枯之作
修身立命 榮枯之作 优游官场 洞悉世情 修身立命 榮枯之作
修身立命 榮枯之作 优游官场 洞悉世情 修身立命 榮枯之作
修身立命 榮枯之作 优游官场 洞悉世情 修身立命 榮枯之作
修身立命 榮枯之作 优游官场 洞悉世情 修身立命 榮枯之作

处世金針

第二卷

清 曾国藩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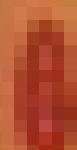
毛泽东曾熟读过曾文正公的大作，而蒋介石更是手不离《曾文正公文集》。这是一部集儒道之大成，优游官场、洞悉世情、修身立命的荣枯之作。曾国藩治世之道、带兵之法、取智用人、人格修养及道德学问上的特殊造诣，绝非一般政治家所能比拟，时人尊奉为『圣相』，故曾氏之学，流传于世，久感不衰。

主编 耐咏 • 中国文史出版社



奇書

處世金針



目 录

卷 一

修身之要·····	(一)
八德八本·····	(一)
习勤崇俭·····	(四)
谦谨敬恕·····	(一四)
毋贪去私·····	(三一)
专一有恒·····	(三四)



毛泽东曾熟读曾国藩，而蒋介石更是手不离《曾文正公文集》，只是心得不同，用法各异。





中國
代
奇書



二



修性养气

养生眠食

卷二

学问之道

立志向学

为学之方

诗文指要

古人风范

书道纵横

卷三

齐家之方

勤俭为本

(三八)
(五〇)

(六一)
(六一)
(七三)
(九三)
(一〇七)
(一一八)

(一一三二)
(一二二)

孝亲友弟.....(一五五)

卷 四

治军之术.....(一六四)

制胜在人.....(一六四)

择将为先.....(一七六)

治军从严.....(一八五)

战阵之法.....(一九六)



毛泽东曾熟读曾国藩，而蒋介石更是手不离《曾文正公文集》，只是心得不同，用法各异。



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褐裘而来，绝无齷齪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虽辞旨不甚渊雅，而其轩爽洞达如与晓事人语，表里璨然，中边俱澈，固自不可几及也。

读书录：阳明文集

作诗文，有情极真挚，不得不一倾吐之时。然必须平日积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源，其所言之理，足以达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时无镌刻字句之苦，文成后无郁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读书积理之功也。若平日蕴酿不深，则虽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适之，不得不临时寻思义理；义理非一时所可取办，则不得不求工于字句；至于雕饰字句，则巧言取悦，作伪日拙，所谓修词立诚者，荡然失其本旨矣！以后真情激发之时，则必视胸中义理何如，如取如携，倾而出之可也。不然，而须临时取办，则不如不作，作则必巧伪媚人矣。

日记：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

处世金针

本书是曾国藩一生思想的总结与归纳，也是曾国藩从一个地方团练到一品大员的仕途心得。「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是其一生思想的高度写照。

中國
歷代
奇書



九八



余思古文有八字诀，曰雄、直、怪、丽、淡、远、茹、雅。近于茹字似更有所得。而音响、节奏，须一『和』字为主，因将『淡』字改为『和』字。

日记：咸丰十年闰三月廿四日

是日，思白香山、陆放翁之襟怀澹宕，殊不可及。古文家胸襟虽淡泊，而笔下难于写出。思一为之，以写淡定之怀，古所谓一卷冰雪文者也。

日记：咸丰九年六月十七日

因思古人成一小枝，皆当有庖丁解牛，矚螭承蜩之意。况古文之道，至大且精，岂可以浅尝薄涉而冀其成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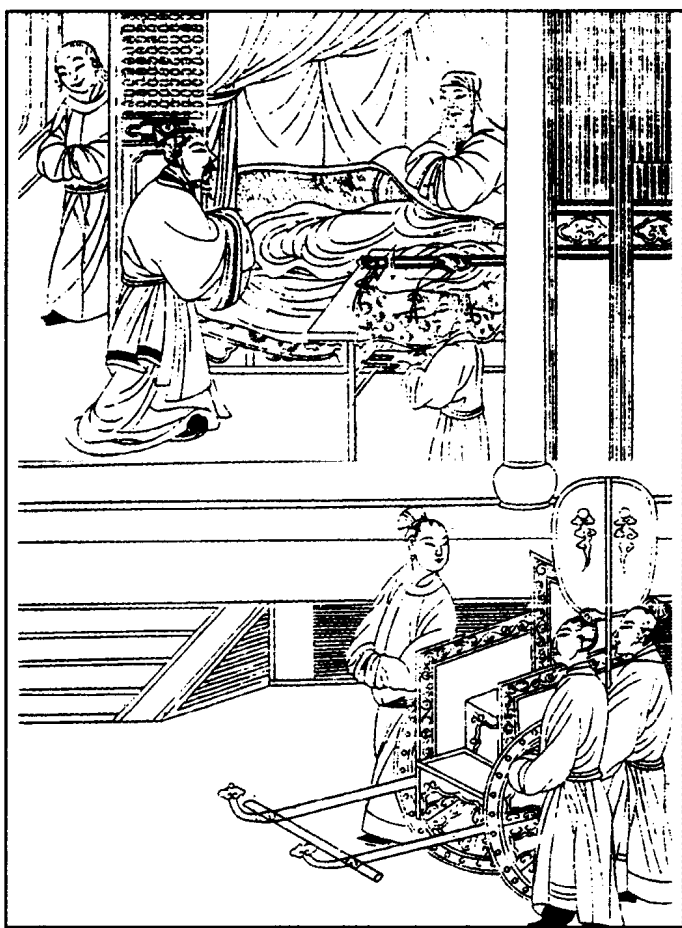
日记：咸丰九年七月廿六日

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二种。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

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就吾所分十一类言之，论著类、词赋类宜喷薄；序跋类宜吞吐；奏议类、哀祭类宜喷薄；诏令类、书牋类宜吞吐；传志类、叙记类宜喷薄；典志类、杂记类宜吞吐。其一类中微有区别者，如哀祭虽宜喷薄，而祭郊社祖宗则宜吞吐，诏令类虽宜吞吐，而檄文则宜

喷薄；书牋类虽宜吞吐；而论事则宜喷薄。此外各类，皆可以是意推之。

日记：咸丰十年三月二十七日



夫古文亦自有气焉，有体焉。今使有人于此，足反居上，首顾居下，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则见者谓之不成人。又或顾隐于齐，肩高于项，五官在上，两髀为胁，则见者亦必反而却走。为文者，或无所专注，无所归宿，温衍而不知所裁，气不能举其体，则谓之不成文。故虽长篇巨制，其精神意趣之所在，必有所

处世金针

本书是曾国藩一生思想的总结与归纳，也是曾国藩从一个地方团练到一品大员的仕途心得。「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是其一生思想的高度写照。



中國歷代奇書



一〇〇



謂鼻端之一笔者。譬若水之有干流，山之有主峰，画龙者之有睛。物不能两大，人不能两首，文之主意亦不能两重，专重一处而四体停匀，乃始成章矣。

文：《笔记二十七则文》

尔问文中雄奇之道。雄奇以行气为上，造句次之，选字又次之。然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气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气能雄奇者。是文章之雄奇，其精处在行气，其粗处全在造句选字也。余好古人雄奇之文，以昌黎为第一，扬子云次之。二公之行气，本之天授。至于人事之精能，昌黎则造句之工夫居多，子云则选字之工夫居多。

家书：咸丰十一年正月初四日谕纪泽

造句约有二端：一曰雄奇，一曰惬意。雄奇者，瑰玮俊迈。以扬马为最；诙诡恣肆，以庄生为最；兼擅瑰玮诙诡之胜者，则莫盛于韩子。惬意者，汉之匡、刘，宋之欧、曾，均能细意熨贴，朴属微至。雄奇者，得之天事，非人力所可强企。惬意者，诗书酝酿，岁月磨练，皆可日起而有功。惬意未必能兼雄奇之长；雄奇则未有不惬意者。学者之识，当仰窥于瑰玮俊迈，诙诡恣肆之域，以期日进于高明。若施手之处，

则端从平实惬意始。

文：《笔记二十七则文》

杜诗韩文所以能百世不朽者，彼自有知言、养气工夫。惟其知言。故常有一二见道语，谈及时事，亦甚识当世要务。惟其养气。故无纤薄之响。而我乃以矜气读之，是客气用事矣，何能与古人投入哉！

日记：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八日

念古文之道，亦须有奇横之趣、自然之致，二者并进，乃为成体之文。

日记：咸丰十一年七月初四日

然余谓欲求文气之厚，总须读汉人奏议二三十首，酝酿日久，则不期厚而自厚矣。

文：《鸣原堂论文刘向论起写陵疏》

余近年颇识古人文章门径，而在军鲜暇，未尝偶作，一吐胸中之奇。尔若能解《汉书》之训诂，参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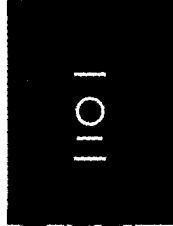
处世金针



本书是曾国藩一生思想的总结与归纳，也是曾国藩从一个地方团练到一品大员的仕途心得。「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是其一生思想的高度写照。



中國歷代奇書



《庄子》之诙诡，则余愿偿矣。至行气为文章第一义，卿、云之跌宕，昌黎之倔强，尤为行气不易之法。尔宜先于韩公倔强处揣摩一番。

文家之有气势，亦犹书家有黄山谷、赵松雪辈、凌空而行，不必尽合于理法，但求气之昌耳。故南宋以后文人好言义理者，气皆不盛，大抵凡事皆宜以气为主，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厌，否则气既衰垮，说理虽精，未有不可厌者。犹之作字者，气不贯注，虽笔笔有法，不足观也。

日记：同治五年十月十四日

凡为文，用意宜敛多而侈少；行气宜缩多而



家书：同治元年八月初四 谕纪泽

伸少。推之孟子不如孔子处，亦不过辞昌语快，用意稍侈耳。后人为文，但求其气之伸。古人为文，但求其气之缩。气恒缩，则词句多涩，然深于文者，固当从这里过。

文：《笔记二十七则文》

思古文之道，谋篇布势是一段最大工夫。《书经》、《左传》，每一篇空处较多，实处较少；旁面较多，正面较少。精神注于眉宇目光，不可周身皆眉，到处皆目也。线索要如蛛丝马迹，丝不可过粗，迹不可太密也。

日记：咸丰九年八月初九日

不特写字宜摹仿古人间架，即作文亦宜摹仿古人间架。《诗经》造句之法，无一句无所本。《左传》之文。多现成句调。扬子云为汉代文宗，而其《太玄》摹《易》，《法言》摹《论语》，《方言》摹《尔雅》，《十二箴》摹《虞箴》，《长杨赋》摹《难蜀父老》，《解嘲》摹《客难》，《甘泉赋》摹《大人赋》，《剧秦美新》摹《封祥文》，《谏不许单于朝书》摹《国策》『信陵君谏伐韩』，几于无篇不摹。即韩、欧、曾、苏诸巨公之文，亦皆有所摹拟，以成体段。尔以后作文作诗赋，均宜心有摹仿，而后间架可立，其收效较速，



处世金针

本书是曾国藩一生思想的总结与归纳，也是曾国藩从一个地方团练到一品大员的仕途心得。「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是其一生思想的高度写照。

一〇三



中國歷代奇書



一〇四

其取径较便。

家书：咸丰九年三月初三日清明 谕纪泽

余惟文章之可以道古，可以适今者，莫于作赋。汉魏六朝之赋，名篇巨制，具载于《文选》，余尝以《西征》、《芜城》及《恨》、《别》等赋示尔矣。其小品赋，则有《古赋识小录》。律赋，则有本朝之吴谷人、顾耕石、陈秋舫诸家，尔若学赋，可于每三、八日作一篇大赋，或数千字，小赋或仅数十字，或对或不对，均无不可。

家书：咸丰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谕纪泽

偶思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由徐、庾而进于任、沈，由任、沈而进于潘、陆，由潘、陆而进于左思，由左思而进于班、张，由班、张而进于卿、云，韩退之之文比卿、云更高一格。解学韩文，即可窥六经之间奥矣。

日记：咸丰十年三月十五日

奏疏总以明显为要，时文家有典显浅三字诀，奏疏能备此三字，则尽善矣。典字最难，必熟于前史之事迹并熟于本朝之掌故，乃可言典。至显浅二字，则多本于天授。虽有博学多闻之士，而下笔不能显豁者多矣。浅字与雅字相背，白香山诗务令老妪皆解，而细求之，皆雅饬而不失之率。吾尝谓奏疏能如白诗之浅，则远近易传播，而君上亦易感动。

读书录：东坡文集上皇帝书

和张邑侯诗，音节近古，可慰可慰。五言诗，若能学到陶潜、谢眺，一种冲淡之味，和谐之音，亦天下之至乐，人间之奇福也。

家书：同治元年七月十四日谕纪泽



尔作时文，宜先讲词藻，欲求词藻富丽，不可不分类抄撮体面的话头，近世文人，如袁简斋、赵瓯北、吴谷人，皆有手抄词藻小本。此众人所共知者。阮文达公为学政时，搜出生童夹带，必自加细阅。如系亲手所抄，略有条理者，即予进学；如系请人所抄，概录陈文者，照例罪斥。阮公一代宏

处世金针

本书语言平实而深富哲理，曾国藩曾自言：「吾学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清史稿》也评价他：「为政务持大体」，「凡规画天下事，久无不验」。



中國
歷代奇書



一〇六



儒，則知文人不可无手抄夾帶小本矣。昌黎之記事提要。纂言鉤元玄，亦系分類手抄小冊也。

家書：咸丰九年五月初四日 諭紀澤

足下为古文，笔力稍患其弱。昔姚惜抱先生论古文之途，有得于阳与刚之美者，有得于阴与柔之美者，二端判分，画然不谋。余尝数阳刚者约得四家：曰庄子，曰扬雄，曰韩愈、柳宗元。阴柔者约得四家：曰司马迁，曰刘向，曰欧阳修、曾巩。然柔和渊懿之中必有坚劲之质、雄直之气运乎其中，乃有以自立。足下气体近柔，望熟读扬、韩各文，而参以两汉古赋，以救其短，何如？

书信：咸丰九年三月十一日加张裕钊片

余观汉人词章，未有不精于小学训诂者，如相如、子云、孟坚于小学皆专著一书，《文选》于此三人之文著录最多。余于古文，志在效法此三人，并司马迁、韩愈五家。以此五家之文，精于小学训诂，不妄下一字也。

家书：同治元年五月十四日 諭紀澤

古人风范

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诗言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如李白、韩退之、杜牧之则豁达处多，陶渊明、孟浩然、白香山则冲淡处多。杜、苏二公无美不备，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苏之七古最豁达。邵尧夫虽非诗之正宗，而豁达、冲淡二者兼全。吾好读《庄子》，发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

家书：同治二年三月二十日 致沅弟

偶思古文、古诗最可学者，占八句云：『《诗经》之节，《尚书》之括，孟之烈，韩之越，马之咽，庄之跌，陶之洁，杜之拙。』

日记：同治五年正月十五日

凡诗文趣味约有二种：一曰诙诡之趣，一曰闲适之趣。诙诡之趣，惟庄柳之文，苏黄之诗，韩公诗文，

处世金针

本书语言平实而深富哲理，曾国藩曾自言：「吾学以画墨为体，老庄为用」。《清史稿》也评价他：「为政务持大体」，「凡规画天下事，久无不验」。



中國 歷代 奇書



一〇八



皆极诙诡，此外实不多见。闲适之趣，文惟柳子厚游记近之，诗则韦孟白傅均极闲适；而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陆之七绝，以为人生具此高淡襟怀，虽南面王不以易其乐也。尔胸怀颇雅淡，试将此三人之诗研究一番，但不可走入孤僻一路耳。……

家书：同治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谕纪泽

右选文分三种：气体高浑，格调古雅可以传世无疑者，为一种；议论郁勃，声情激越，利于乡会场者，为一种；灵机活泼，韵致妍妙，宜于岁科小试者，为一种。不分时代，不论题之大小，即其所分之三种，亦有可移易者。要之，吾之所见如此，以是为课弟之本云。

日记：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所谓四象者：识度即太阴之属，气势则太阳之属，情韵少阴之属，趣味少阳之属。

家书：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二日 致沅弟

细玩孟子光明俊伟之气，惟庄子与韩退之得其仿佛，近世如王阳明亦殊磊落，但文辞不如三子者之跌